

風俗通

五之十終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風俗通義卷五

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
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
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
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
翬包胥重璽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
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
以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



奚暇齋
讀本記

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
高字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櫛傳曰人心不同有如
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
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
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
京師委質通門大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
孝敬慰愍契濶爲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
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

台袞號爲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

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爲知名郡
常欲爲察授之輝耻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
疾遂托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
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
考等密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
然無聲響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
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
將何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間積四歲戚都

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歷鄉里薦祀祖
考叔都沃醊神坐頻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
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史舉茂材不幸早隕威
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
資聰叡辨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
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旣葬之後饘粥不
瞻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起今俱匍
匐號咷上闕奠酌下困糊口非孝道也因將人
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穫以解債負土成
冢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
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
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
國盛允字子翩爲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
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
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意世事又海內清
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翩欲德我我不受也
子翩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
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
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
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
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
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
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弼身
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
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
施於已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
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況於寵
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己高忍能厲然
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
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產子作
客殺繫望自効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
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
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

陷罪惡自男穿旣與知情幸有微亂乞以代之
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卽活出之○高唐令
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
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
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
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
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
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旣
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碯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
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
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
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
樂羊爲魏伐中山歆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
秦西巴蜀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麀猶不忍況弟
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
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曰太守周乘子居

爲大李張所舉由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墩墳栢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卽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郅伯嚮盛孔叔畱隨轎輅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爲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父母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爲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慙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囂然要勤同儕去喪卽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

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
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
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
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河內太守司
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
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徧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
祈奚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
門開窓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
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善是務越此
一槩夫不擇而疆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爲
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
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
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
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

爲恨移書汝南論正王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
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
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
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
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
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
不得自効暫以家急假太守季崇請乞相見頓領功
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袁隗意亦非之然暉糾
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
良可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
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
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
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
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旣託帝王肺腑
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劍身陪
乘執策握華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

曰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
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
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
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於四友然
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卽位程鄭爲
乘馬御訓羣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
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
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
在訓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
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
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
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
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
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
爲犍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
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

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
征民不見德淮變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
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
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
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
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
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況所奏耳目

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
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
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
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爲統得去實至
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
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
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
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隕越自
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

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卽日免況拜統侍中司徒九江朱伥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伥曰可自力也舉爲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

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

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
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
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
災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
天威匪謐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
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
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勅屢
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匍匐自力

手書密上上覽俵表嘉其忠謨俵目數病手能
細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謝俵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未俵位極人臣視
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俵年且九十足以惜
情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
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
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
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赦罪不暇

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
爲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
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
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
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
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
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
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神

風俗通義卷六

聲音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
鼓鐃鐃磬管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大樂者
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
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
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
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

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
及根莖也成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
恣行競悅所習柔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
沿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
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
忘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狩告封樂官多所增飾
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黃帝使伶倫自
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
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
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
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
也音者土曰埙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
磬金曰鐘木曰祝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書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
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
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
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
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
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始藏宇覆之也五行
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
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
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
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
錯者則其臣壞角聲謬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
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
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電必降冬宮夏律雷必

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埴

一作塿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埴詩云天之誘民如埴如甃埴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篳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鼙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

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
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
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爲
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
也

瑟

謹按世本宓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
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
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

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
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
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
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
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
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虫蛇伏地大合鬼
神於泰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
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
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

奏之暴風亟至大雨澧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甕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于

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祝止音爲節書曰合止祝啟笙鏞以間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

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虞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

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

追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
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
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
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歾伯牙破琴絕絃終
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
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
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
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
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拜涼二州箏形如瑟不
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
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濮上
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索瞋目髮盡上

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
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
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
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
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
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爲上客使
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
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
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
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朴始皇不中於是
遂誅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
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
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
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
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竊
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

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
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爲趙王擊缶也

笛 遂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
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
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木及
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刻其上孔通
洞之材以當樞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
加以一君明所如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
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

簫

謹按周禮簫師氏掌教國子吹簫詩云以簫不僭簫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篪

與池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篪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簫

謹按禮樂記三孔簫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約

菰

謹按漢書舊注菰吹鞭也菰者撫也言其節撫威儀

荻

謹按漢書注荻簫也言其聲音荻荻各自定也

風俗通義卷六終

上賓俯伏甚於鼃蝟冷澁比如寒蛭無能往來
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
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
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
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
庶不爲闕旣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
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
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

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楚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卷七

窮通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酒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慘而猶絃
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
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
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
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
恬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
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
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
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
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
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
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
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
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謹
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
而濶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
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

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
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
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
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
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
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
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
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
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
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
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
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
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
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閉
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

者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

孫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人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疆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

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遣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

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遣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畱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澧曰君怨於齊大夫乎

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饑餒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

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劒怯耳能少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爲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必死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卽拜安國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當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爲平北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

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懾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王都王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請王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主乎王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門署則鬱蒸

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寤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王都慙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歟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卽嚴

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模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
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
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
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
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四日
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
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麤作備具相對悲喜宿
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
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

中郎義高爲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
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
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
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賊豐道路聽
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
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犴堅其鑕挺躬將兵馬送
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
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爲致餽吳曰明府所在流稱今

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
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爲沛相弑去官乃臨中台首
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巨陵亭從
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
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
勅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
行亭掾至困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卽殺其亭長蕃
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

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令
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冢
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卽坐不命去板辭
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
欲召陵令哉不但爲諸家故耶而爲小豎子所慢孔
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
內望風草偃子興以臆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
家爲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

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
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
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爲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
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
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
終始以交爲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
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
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歎一生乃知交情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
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
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禮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
天下唯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後
昆昔子夏心戰則懼道勝如肥何必高祿豐爵以爲
融懿也

風俗通義卷七終

風俗通義卷八

祀典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

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

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勾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稷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蔬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歿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繒子子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車之詩云吉

日庚午旣伯旣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陽鰲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旣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

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也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

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典衛尉鮦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

功也戊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立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立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燹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卦封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

雨師故以巳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桃梗

韋茭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韋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牆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

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士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滴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士也殘則復西岸耳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隆雨下滴水至洸子而泚泚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叔孫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茱先被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

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菱傳曰葦葦有藜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被之於廟薰以葦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葦葦菱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
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
陰勝故以戊日臘戊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
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
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
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
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疥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
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
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
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
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
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
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菑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臘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臘

謹按禮傳夏日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

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已者社也邪疾已去祈分社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芄芃棫樸薪之楨之周禮楨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楨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檐簷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卷終

風俗通義卷九

恠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焉氏二世欲解淫神間樂劫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彘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饗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中也恠者疑也孔子

稱土之恠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恠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恠神也

世間多有見恠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柳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

萬端不爲愈後柳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柳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待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恠宣遂解甚夷憚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鬪而

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鬪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閭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鬪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爲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爲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井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

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

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拜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後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

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紀主者髡截歎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分拏師老器弊朝廷肝食百姓囂然禮與在有年饑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逡遁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取公姬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辛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姬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置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

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大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視妄言倫勑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鮑陽有於田得麇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麇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麇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恠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

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不見李核意欲持去
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漸灌後人見桑中
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
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
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
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
所種耳因就斫也

石賢士傳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
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
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
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
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
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轂
擊帷帳絳繒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
年亦自歇未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鬼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饑寒操一量不措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壙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文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聶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衰經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九惻惻良久

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具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漸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子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旣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腹尚能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蒂於其胃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

直爲狗鼠之所爲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爲是
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誠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惟朴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

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季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忡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惟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大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恠

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
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
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
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
子見妖則脩德諸侯脩政大夫脩家一脩身乃卽齋
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瘞蠡幣帛不厚罪一也
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慘尅罪
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
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
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
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在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
歛有不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
火從篋籠中起衣物燒盡而籠故完婦女婢使悉亡
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孫女年三四

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
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
內中婉卿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
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繼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厭
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
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
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
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

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
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
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卽持上奇
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
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
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錄事掾
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
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

未寔樓鐙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既寔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挈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劔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眈眈幾失再三徐以劔帶擊厓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鼈令屍亡沂江而上到嶧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懷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怪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陽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滿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

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
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
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
恠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恠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
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
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
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

吉祥鴻卿意威名解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
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
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號虎之勢後爲
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
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鬪文帝時亦復有此
傳志著其云爲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
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爲變恠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未所於

中門外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壁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卽許季山外孫也其探頤索隱窮神知化雖睦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恠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此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恠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卷九終

風俗通義卷十

山澤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
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
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
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
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

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
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
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
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潤凍正
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
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四
嶽皆于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
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潛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
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
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
曲陽縣中央曰嵩高高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
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
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五月南巡
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
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

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闢天道大備獄者埶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湔流互徼外嶧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

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父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汴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太傅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東五六里子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卽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穀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穀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穀西穀澠池所高國語

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

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爲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爲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閼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

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雖北芒坂卽爲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栢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卽名之爲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泰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

祁鄭有圃田周有焦漢漢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荊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兖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沂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祁在鄆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爲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藪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莞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

澤之中左氏傳齊景出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起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

風俗通 卷十
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趙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稷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爲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卷十終

庫文淵青

共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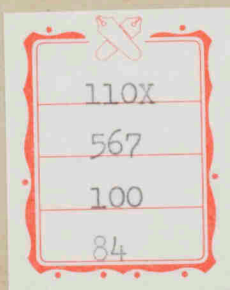
第

冊號架

風俗通

卷一

七



110X
567
100
84